

1966年的秋天,校园里的人很少。能够去串联的同学都去串联了,乘火车换轮船,不花一分钱就看见祖国有多大,形势有多好。不能串联的,就呆在家里,躲闪着出身不好的羞辱。我没有去串联,也不喜欢在家里躲闪,依旧天天去学校逛,看看又贴出来的新大字报。新贴出来的大字报也很少了,中学生,即使想满口胡言,其实也胡言不了多久,肚子里就那点儿货,说着说着,早已空空荡荡。新思想本来就没有,新口号又想不出来,大字报栏上只能零零落落,风雨扯碎的胡言乱语被浆糊死死沾在那里,想落到地上被扫进垃圾箱也很困难。

问候

梅子涵

学校的大字报栏主要在办公楼和教学楼当中那一块地方。六七月的时候,这一块地方如火如荼,让你恍惚觉得,革命就在这儿,胜利也在这儿!可是现在冷清得像个玩耍散去了的弄堂,我在冷清的弄堂里逛。

这时,我看见党支部书记。她戴着草帽,戴着袖套,穿着布鞋,正在扫地。蓝色的上衣已经洗得很淡。“革命”前,在校园里看见她,几乎都是在从办公楼到教学楼的路上。她庄重地走着路,不会主动和学生打招呼,都是学生对她说:“许老师好!”然后她说:“你好。”她脸上没有什么笑容,是党支部书记那样的严肃,可是目光里有温和,目光里还有那个时代一个党支部书记眼睛里该有的纯正和庄重!那个时代中学生的眼睛里,党支部书记是很大的,在我的眼睛里很大。

可是她现在在扫地,她被打倒了。她从前走在校园路上的纯正目光里闪耀的全是革命的方向和神圣,可是现在把她打倒的理由却是她搞了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。她扫地的时候目光是胆怯和软弱的,隐隐地还有不好意思。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没有抬头,但是这时,我轻声地喊了她一声:“许老师好。”我喊的时候先看了看四周,四周没有人。如果四周有人,只要有一个人,我都不会喊,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子,我是个胆子很小的孩子,那时只有初三。

许老师抬了抬头,轻声地对我说:“你好。”然后又立即低下头扫地了。我没有看清楚她眼睛有什么,是闪耀的还是流露的。

那是1966年秋天的一个瞬间。长度比一片叶子落下来还要快。我不知道党支部书记许老师后来是不是记得这个瞬间,但是我记得。我只要想起就觉得安心。我而且记得许老师对我说“你好”时,口气里有些对大人说话的感觉。是不是那个时候她觉得面前的这个学生有点儿懂事。我也觉得自己那时是懂事的。

秋天和冬天,我不但在自己的校园里逛来逛去,还到很远的大学去逛,去看胡言乱语。冬天的时候我走进了音乐学院。音乐学院也是空空荡荡,没有几张大字报,也没有钢琴声和小提琴声,但是听见了一阵小号,吹的是一支鼓舞造反的歌曲,急速,有力,让冬天的校园冷得更凌厉。树上的几只乌鸦不害怕,依然高高站立

在杭州西湖边漫步。将右手伸进蒋老师的大衣口袋里,暖柔柔的。当她口袋里的左手与我伸进去的右手相握之一瞬,有一种亲昵感油然而生。

与蒋亦师亦友。过去是“师”多了点,今番倾向于“友”了。我与她的年纪差“一只”,十二岁,有着两代人的名分。中国语中的“一只”,也不知怎么写,“一只”呢还是一“匝”。她六年前退休,我六年后年花甲。往事叠叠。记忆中的这样结伴出游,画面不一定清晰了,感觉却皆异常美丽。而情绪与语调,已从年轻时的热烈归于今时的冷静,宛如这冬西湖。

手上的感觉一密集,交谈就变得似有若无起来。眼睛在苏堤的秃柳上贪看,身子在斑驳的冬阳里沐浴。

话题照例跑到我们共同的教研室上去了。蒋老师说我们教研室最兴旺的时候“人丁”有二十多呢,后来慢慢衰弱,出国的出国,去世的去世,很长一段时间后出不进,“人口”锐减。“现在更加好了,叫学科点了,感觉教研室已没有了。”

古代文学教研室,在原来的中文系,多么重要!古代文学、现代文学、文艺理论,三驾马车。可即使是在最兴旺的时候,教研室里女教师也不多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女教师三名,巧了,一名擅长唐诗,一名主攻宋词,即蒋老师,还有个“元曲”,就是我。待“唐诗”也退休了,只我们“宋词”、“元曲”做伴。

也曾为晋升受挫相与焦虑;也曾因分房不公哭诉落泪,声泪俱下。转眼,这都是何年何月的事了?恍如隔世。曾经的

2013年的圣诞节前夕,我于半夜起床去浴室方便,身体摇摆不停,摔了一跤,在家具上碰伤胸部肋骨,疼痛非常,惊醒老伴,她反而责我,到了这把年纪还不行动小心?她自己两年前曾在街上摔跤。急送医院治疗,但我的医生检查了X光后,说骨头未断,不需手术。经过长期疗养,终会自愈。但我疼痛难当,晚上不能睡觉,只要咳嗽一下就觉得胸骨剧疼。朋友要前来探访,只能谢绝。白天横躺在椅上看书报打瞌睡,晚上防止打喷嚏或咳嗽。次日圣诞节,外孙女高高兴兴来家打开礼物,热热闹闹,也不引起我的兴趣,情绪低落,深觉长生有何意思?

在这种情况下,数天后突然接到许多朋友电话告我老友夏志清去世的消息,立起死生孤悲之感。他长我二岁,我马上想到年前去世的另一老友唐德刚。有一时期,朋友们因为我们三人兴趣相投,年龄相若,把我们戏称为“纽约三老”。我深感惭愧:区区的我,怎可与这两位学术高深的朋友相提并论?我对历史学家德刚的口述历史与后来写成的胡适、李宗仁等传记极为欣赏,而夏志清的独一无二的英文著作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一书,则是我与美国文友谈论中国现代文学时的资料依据。

多年前我们“三老”经常相聚期间,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所谓“东唐西夏”(或“西夏东唐”)之间的笔战。笔战好像缘于对《红楼

在那儿。

这是一个不大的校园,逛一会儿就可以逛完。最后我就逛到了一排琴房前。这时是下午两三点,琴房静悄悄,但是在一间琴房的门口坐着一个人,远远一看就知道是个老人,而且像“牛鬼蛇神”,穿着黑的棉衣,戴着绒帽,手插在衣袖里,身体微微往前弓着。那一天是晴天,可是阳光微弱,我走了过去。我想,他是坐在这儿晒太阳吗?走到琴房门口看见墙上贴着打倒贺绿汀的大字报,我立刻明白了,他就是贺绿汀。他没有抬头看我,依旧弓着身。那样弓着坐在椅子上,身体就显得很小。他就这样很小地坐在微弱的阳光里。

我没有多停留。我不敢在“牛鬼蛇神”面前站很久。但是那时我想到了《游击队之歌》。我离开琴房。

相劝相慰、相濡以沫,不会忘却;接踵的,是渐向老境途中的会心一握。“不羨一囊钱,惟重心襟会”(徐谦《短歌》),原来“心”就与衣“襟”有着缘分呢。

蒋老师的宋词研究,硕果累累,说话行文,也颇多宋词味。“宋词”说话,常有这样的句式:“那一年,我正好是你现在的年纪。”“那时候,我比你今天还小两岁呢!”女人对年龄敏感。这样的句式便是敏感的产物。女人对年龄敏感,并非一味不涉及年龄。女人说话,不能不涉及年龄,只是不那么直白,于是就有了“宋词”这一类以“元曲”为参照的句式。

蒋老师正说着的是她领头申报大项目、出版丛书的事。于是翻滚在“元曲”脑子里的是:原来以我今天的年龄,还来得及报项目、做大学问的。

时而又想:等我到了“宋词”今天的年纪,也会有谁把手伸进我的大衣口袋?想到此,心情就一点一点地沧桑起来。

右手在暖融融的口袋里变得热乎乎,显得左手冷了,“那就换一边”,左手伸进右口袋,依然不经意地一握。

一年一年,无数个时日在手指间像流水一样漏掉。

幸好还有大衣口袋里的那一握,握着了其中一个日子。这个日子,便是2003年12月19日。



病中追忆故友夏志清

(美)董鼎山

梦》一书的争执。我对红学不熟,在一旁只觉两位老友的学术争论非常有趣。许多朋友把这两位好友之间面红耳赤(在我们聚餐时的)辩论看作一场好戏,他们夹了英语的安徽官话(唐)与苏州官话(夏),加上我这个讲宁波官话者的偶然穿插,一定让在场旁观者感到好笑。

夏志清与其兄夏济安早在我青年时代即蜚声文坛。我与弟弟乐山当时很觉艳羡,一心希望我俩兄弟也有幸与他们齐名。济安早逝,让我深感遗憾的是乐山一直未有机会与志清相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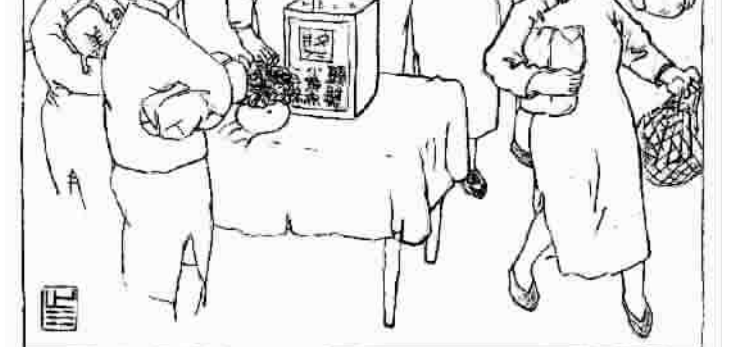
盛年时,乐山在反右与“文革”期间吃尽苦头。我兄弟在少年时对张爱玲的作品都很着迷。那时我们已开始向柯灵所编的《万象》杂志发表散文与小说,而当时由柯灵一手提拔出来的张爱玲正在上海文坛大出风头。我还记得某次柯灵与一群替《万象》供稿的“小喽啰”们(除我兄弟以外,还有沈寂、何为、沈毓刚,以及徐开奎等)聚会,谈话间,他盛赞张爱玲,嘱我们要向她“学习”。张爱玲那时虽享有盛名,但深居简出,我们只见过她一次。没有想到多年以后,经夏志

清登高一呼,已故世的张爱玲声名鹊起,在大陆、台湾、香港等地吸引了大群青年读者。

夏兄说话喜欢打趣(上海话,即“打趣”),在餐桌上谈笑风生,我们都喜欢与他坐在一桌,因为谈话更有趣味。但他的兴趣是在美丽女郎,坐在美女旁边时,他那毫不掩蔽的赞美和假装调情的态度,令美女受宠若惊,使我们同席者大乐。我还记得,某次我带了妻子与他及唐德刚夫妇在唐人街一起用餐,他又是谈笑风生,手舞足蹈,一下子将我那已是老太婆妻子的老花眼镜打落在桌上,我们一起大笑。至今,我向老伴提起夏兄时还是指明“那位打掉了你的眼镜的夏教授。”

我们最后一次相聚是朋友们替他开宴会庆祝他90寿辰。饭后一位朋友自告奋勇要开车将我们两位老人送回家。当时志清已坐了轮椅,由夏夫人王洞推着。我们先到他家,我见夏夫人努力推轮椅从车边走向人行道,一阵心酸。此后我们都因老弱,没有机会再见。

现在我自己也因伤了胸骨卧病。有人祝我“长寿”,有何意思?“纽约三老”只有一老仍存。前天有朋友问我是否信仰宗教,我说我父母信佛,我是教会学校出身,妻女上教堂做礼拜,而我则是无神论者。这位朋友劝我信教。如今我将近终年,也觉心动。谁知道?不久唐夏董三老也许将在天堂相会。



摸奖作假

贺友直图/文

作假,历来就有,钞票有假,银元有哑板,银毫(两毛的)有铅角子,凡是吃穿用的商品无一不能做假,一不小心花了大钱捧回来的却是假货,书画赝品就是。

对于越是甜头大的招徕越要小心,在此我要说件真事。

那是1947~1948年的事,我有位朋友是金陵东路一家百货商店的职员,他亲口告诉我:店里为招徕顾客,施行摸奖促销,奖品是现摸现兑,中奖实物是“小黄鱼”一条(一两重足赤金一块)。

温水拌匀。蒸笼也是托人到朱家角买来的。这种蒸笼十分简易,用竹片箍成圈,廿二厘米钢精锅子盖头大小,约摸三寸高,没有盖,底是漏空的,便于蒸汽上来。母亲拿块

八宝糕

孔强新

干净的全棉白布淋湿,垫在笼格底上,把拌好的粉料均匀地撒落在上面,再把蒸笼放在烧开水的铁锅里隔水蒸。旺火烧上二十来分钟,闻到糕香味,八宝糕就蒸熟了。这种八宝糕米香里渗透着干果香,色泽诱人,趁热吃,软糯适口。

回忆儿时过年,仍历历在目。

大衣口袋里的那一握

翁敏华

相对相慰、相濡以沫,不会忘却;接踵的,是渐向老境途中的会心一握。“不羨一囊钱,惟重心襟会”(徐谦《短歌》),原来“心”就与衣“襟”有着缘分呢。

蒋老师的宋词研究,硕果累累,说话行文,也颇多宋词味。“宋词”说话,常有这样的句式:“那一年,我正好是你现在的年纪。”“那时候,我比你今天还小两岁呢!”女人对年龄敏感。这样的句式便是敏感的产物。女人对年龄敏感,并非一味不涉及年龄。女人说话,不能不涉及年龄,只是不那么直白,于是就有了“宋词”这一类以“元曲”为参照的句式。

蒋老师正说着的是她领头申报大项目、出版丛书的事。于是翻滚在“元曲”脑子里的是:原来以我今天的年龄,还来得及报项目、做大学问的。

时而又想:等我到了“宋词”今天的年纪,也会有谁把手伸进我的大衣口袋?想到此,心情就一点一点地沧桑起来。

右手在暖融融的口袋里变得热乎乎,显得左手冷了,“那就换一边”,左手伸进右口袋,依然不经意地一握。

一年一年,无数个时日在手指间像流水一样漏掉。

幸好还有大衣口袋里的那一握,握着了其中一个日子。这个日子,便是2003年12月19日。